

## 对欧洲城市再利用的认识

从公元一千年起，欧洲人就首先加入了 **civitas**，也就是市民社会，市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住宅。皇帝、国王、王子、公爵的权力包括作战和发行货币的特权，却不涉及到城市管理的权力，至今如此。

作为一个整体组织，市民社会拥有超出市民阶层并包括市民阶层的等级意志，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群体，在社会架构上具有流动性：任何人在一段时期内迁移至此，接受它的法令的制约，成为某所房子的所有者(或以某种名义享有长期居住权)，都可以成为市民，并沿着社会阶层向上攀登，直至顶峰，只要其能获得其它市民的支持。

市民身份包括拥有属于其自己的住宅这一事实，使得通过住宅，可以很清楚地显露出住宅主人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身份。所有住宅的结合，是 **urbs**，也就是城市，它通过住宅位置和门面的差异，展示了可能发生变化的不同市民社会阶层的差异，同时以物质的形式表达了市民社会的精神凝聚力。

无论市民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他们的住宅——木材、石材、砖块或是灰泥——欧洲城市的住宅在这方面都具有形态各异，装饰华丽，门面豪华的特征：窗户四周围绕着窗框和窗台，大门都有边框和线条装饰的横梁，墙脚一般用雕砌的石块装饰，檐口突出，饰以雕刻。住宅由于宽大阳台的存在而充满生机，阳台还点缀有风格独特的栏杆，或者使用壁柱作装饰。有时，住宅里还点缀了绘画，闪亮的装饰层，甚至雕像和浅浮雕。这样，欧洲的城市住宅就表现出其主人明确而多样的意愿，在其中，我们不难解读出民主制度的社会结合点。

城市是住宅物质形式的聚合体，是市民社会迫切而必要的表达。在欧洲，正因为市民是其住宅的主人，住宅以物质形式凝聚在一起正是市民之间团结精神的明确表达，这两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就如手心和手背一样。

### Figure di case

住宅图片

市民随后意识到：他们对于市民社会的精神归属感，在物质上表现为城市。市民用集体活动的主题场所丰富了城市的内涵，而通过集体活动的主题场所，创建城市的意愿和与其它阶层人士进行交流的心愿得以实现。

集体活动主题场所的类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每个世纪都出现一种或两种(今天表现为城墙、城堡、市政厅、修道院、教堂、宾馆、酒馆、塔或钟

楼、凉廊、剧院、凯旋门、天文台或观象台，墓地、咖啡馆、餐馆、玻璃长廊、博物馆、大型商店、书店、公共花园、公园、摩天大楼、体育场或体育馆、老城区)，在过去已成熟的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总能够使同时期的城市进一步主题化。实际上，对于这些主题，我们可明确指出：这正是城市之间进行竞赛，树立自己独立风格的重要因素。

并不总需要市民社会来推动这些主题：城堡、修道院、宫殿、摩天大楼常常是想让居住的城市更加美丽的个人修建的。因为公共/私人与集体/个人的关系并不完全吻合，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集体活动主题场所，并不需要在所有权归属方面属于公共财产。

市民社会及市民身份，在欧洲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含义。从乡村到都市，“城市”的概念包含了其成千上万的住宅，都拥有一样的集体活动主题场所，这些主题代表了社会各阶层，表现出同样的形式特征。在这一点上，很象俄罗斯的 matroske。一般，这些主题与市民的社会阶层相称，但有时这一特点也会踪影全无。

欧洲所有的城市都拥有同样的集体活动主题场所，这是每一个主题都经历了长时间(两个世纪)社会主题化的结果。在此期间，意识到集体的重要性，一种共同的精神或行为在整个欧洲逐渐形成，直到某些城市认为这种精神已经成熟，可以在类型、规模和美观各方面不断革新的艺术作品中诠释这种精神。此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想像，其它城市从其自身出发，也会逐渐由所参与的社会阶层缔造类似的精神。

### **Figure di temi collettivi**

集体活动主题场所的图片

欧洲城市面貌保存完好，得益于下列原因：一些街道被变更为集体活动的主题场所，这些街道与城市的其它道路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一些广场被变更为集体活动的主题场所，并且可以继续发展新的集体活动主题场所。因此，变更为集体活动主题场所后的街道和广场，使城市更美丽，使得每一个城市与其它城市相比，越来越强调其独特的风格。

这些独特的风格体现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主要商业中心区)、纪念大街(在此有显赫家庭的住宅或者城市按照其特有的装饰风格统一建造)、凯旋大道(在大道的尽头有凯旋门和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或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建筑物)、林荫步行街(一般宽 60 至少 120 米，长几百米至几公里，开放式，道路尽头有一个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林荫大道(一般有绿荫，比林荫步行街窄一些，道路的开始处与

尽头没有主题场所，经常以环形或网状结构与其它林荫大道相连)和林间小道(连接城市中心与城外的道路)。

广场形式有主广场(在此有市政厅)，市场广场、修道院广场、展会绿地(在此定期举办展会，开办动物集市)、教堂广场、纪念碑广场(以美观的建筑物甚至结构浑然一体的建筑物构成)，国家广场、在各种集体活动主题场所(剧院、宫殿)前的广场甚至为突出某些建筑物(火车站)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建筑物前修建的广场。

### **Figure di strade e piazze tematizzate**

主题化的道路和广场的图片

与集体活动主题场所相邻的是学校和医院，这是人们对市民社会的归属感和团结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在公元一千年后的头几个世纪里，原则上，每一个市民都有权接受世俗的基础教育，这种基础教育由市政府提供保证，由公立医院来执行：在 [Buongoverno](#)，[Ambrogio Lorenzetti](#) 想像中的西耶那市中心，他在壁画上绘上了学校，而实际上，西耶那是由 [Duomo](#) 大教堂对面的 [Scala](#) 大型医院来承担教育工作的。

### **Ambrogio Lorenzetti, la Siena del Buongoverno con le sue case decorate e la scuola al centro**

**Ambrogio Lorenzetti, Buongoverno 的 Siena，中心部位的学校和装饰精美的住宅**

差异是巨大的：当市民在是否建造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是先建图书馆还是先建体育场这样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时，没有人会坚持认为一部分市民无权接受教育或是医疗。这种建筑是不可置疑的市民权利物质化的产物，因而它不同于那些集体活动主题场所，很少表现出超出其直接目的的特征(在集体活动主题场所中为壮观而产生的巨大浪费)，以致于 19 世纪前在欧洲建造的许多医院中，几乎只有米兰的医院，也就是 [Beaune](#) 医院和 [Siviglia](#) 医院才会给旅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现代的医院也许一个也不会有。

### **Figure (ospedali di Norimberga, Siviglia, Beaune)**

图片(Norimberga, Siviglia, Beaune 医院)

由于市民住宅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的真实性，住宅的门面，尽管各不相同，但总体上仍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构成了整个城市

主要的住宅建筑风格。如果住宅的外观差异超出了一定的界限，就变成了城市中不和谐和怪胎。

在那个时代，市民社会集体活动主题场所遵循一些基本不变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到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或与城区群众的相对位置，这有助于只看建筑就能分辨出其象征性用途(比如：大教堂、长方形教堂、寺院或修道院常常拥有相当一致的建筑风格，就如今天的摩天大楼，无论其是否拥有一样的象征意义)。但每一个市民社会可以对这种原则作少许修改(如同诗人并不完全遵守语法)，决定如何以及在何处建造它们，然后一代又一代遵循同样的标准，使得每个城市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正是这样，在米兰，在第戎，每一代人都执着地在城市中心建造这些集体活动主题场所，剧院或博物馆，而在巴勒莫或巴黎则在城区的边缘修建。

### **Figure di Parigi e di Palermo**

巴黎和巴勒莫的图片

市民处于住宅时，作为个人而存在，处于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时，则作为其所属的阶层而存在，这种特点使得市民对建筑物保持着持久的关注，直至整个城市转变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形式意志，一种明确的美学观念，这使得我们将城市当作艺术品，使我们能判断美与丑。

但欧洲的城市正是我们希望的基础。一位 2500 年前的希腊诗人曾谈及一位神灵：普罗米修斯。他给因死亡而恐惧不安的人类带来了希望和火(也就是技术)，人类可以不再困惑地想像死亡，这只是因为人类能够建造宏伟的建筑，而这些宏伟的建筑则似乎拥有无限的生命。在一个生命力远远超出人类自身生命，以至于似乎永恒的社会，这些宏伟建筑是通过合适的手段，也就是技术建造的。

由于我们首先属于城市，我们幻想那些能帮助我们超越死亡的日常建筑能现实地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首先想让我们的住宅结实耐用，至少能用一代人的时间，我们还想让住宅与某个著名的集体活动主题场所建立起某种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的想像中，集体活动主题场所的生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千年前，在米兰的市中

心，天主教堂和造币厂附近，住宅的价格是城门一带的三倍。因此，从十四世纪起，名门望族就在纪念大道上建起了宏伟的建筑，使这些建筑本身就成为了某种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成为了永恒的建筑。因此，近三十年来，老城区就变成了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显赫的家庭纷纷在此置业。也因此，当在巴勒莫郊区修建了一个新的宽达六十米的林荫大道时，新兴富有的资产阶级也在此定居下来。

我们的身份感和城墙、我们的住宅以及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此以来，直至两百年前，某些由于凶残罪行或政治纠纷而被判刑的市民，还会被判罚摧毁住宅甚至对其土地进行诅咒。如此以来，政治的冲突常常会导致集体活动主题场所的摧毁，因为这些建筑已经变成了某种政治统治的象征：争夺城市君主权位时期的宫殿，宗教斗争期间的天主教堂，法国革命后的君主的城堡，无不如此。

但这些冲突并不频繁。集体活动主题场所，作为超越死亡希望的物质化身，我们会善待它，修复它，让它永恒保存下去。它们是我们所属的城市的象征，是我们希望的根本。

**Figure (Pierrefonds)**  
**图片(Pierrefonds)**

尽管其最初的功能已经衰败了，我们仍认为它是市民社会保持良好延续性的最好例证：因此在米兰一百年前重建了城堡，因此今天我们仍让古老的建筑高高耸立，当我们今天并不清楚如何去利用它们时，也许可以修建图书馆或博物馆，这样，我们可以谨慎地保护好城市的整个老城区，保护好这里的所有住宅，把它们变成步行街，把它们清洁干净，重新整饰。

由于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建筑是值得信赖的，就要求我们的社会拥有这样的未来。在欧洲我们所处的社会中，城市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是最重要的。那么，在保护市民社会的物质外壳，也就是城市时，在任何时候对它进行明确的再利用时，一定要保护好它的物质外貌。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但更加出自于情感，出自于美学的鉴赏。

市民在住宅面貌上总想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使得他们常常用独一无二的美学观念来指导住宅的建造。市民社会想建造宏伟的集体活动主题场所，与其它城市相比突出其独特的风格，这导致了宏伟建筑的产生。由于城市由住宅和集体活动主题场所构成，我们完全可以说，欧洲的城市是在数世纪的时间里由坚定的美学观念指导建造起来的，因此，这些城市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无愧地说：城市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